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十二

字說雜記附

二趙

宋諸王孫崇柔弱冠奮儒科崇東繼踵拔胄舉伯仲
競爽璧聯珠映見者欽挹二子以乃翁之余厚也求
敬其名易曰雲從龍說者曰龍乘雲氣窮乎玄間又
曰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有逢時感會之象焉字伯
曰雲卿書曰宅陽谷寅賓出日注者曰陽谷東表之
地也又曰陽明也有進德輝光之義焉字仲曰陽卿

陳倩玉女

陳倩球求字於余余謝曰君家有嚴君余安能僭君請不置而其乃翁亦竟未暇為余不復辭按韻書球玉之美色者漢中郎以名其女晉太傅以名其子文姬遭亂失身於吳反累伯喈惟謝家郎君功節高全不忝文靖然則非褒飾其名之難而負荷其名之難也君軋道丞相魏公之曾孫恂恂謙謹無貴公子氣庶幾實副其名者抑余有規焉今夫有璞於此必日夜攻治尺寸圭黍皆合制度然後為琮璧為圭瓚奉之郊廟苟為切磋未至巾襲不嚴不幸而有秋毫之玷則縹藉裸薦之望絕矣記曰玉不琢不成器先賢

曰貧賤憂戚王女於成請字曰王女

周士姪

工部弟名其次子曰興甫而未字也余字之曰周士興甫請其義余曰士莫盛於周尤莫盛於文王書曰灼俊知之也詩曰譽髦賢之也何代無士而文王獨知之又賢之士生斯時不獨芻蕘之微知所奮興雖太公伯夷之流莫不聞風而至故當時歌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後世稱之曰周之士貴可謂盛矣然孟子猶謂待文王而興者為凡民無文王而興者為豪傑然則詩書所謂俊髦者皆孟子所謂凡民歟太

公伯夷猶不足以為豪傑然欤曰孟子之前言為上之作人造士者設也其後言為士之立身行己者設也周士其熟復孟氏之言而深思二父所以名汝字汝之意勉之哉

趙倅達叔

清漳通守趙侯與澣以檄來莆余老退為農侯方有公事僅一再盍簪察侯之意若將有所屬者臨別始語余曰某受名於先君而以達叔為字義取石達所以事萬石君者某佩服而行不敢失墜昔人有既名字其子而又為之說者先君遠矣敬以字說累君按

班書建為中郎將每休沐取萬石君中帶廁踰躬澣灑之注者曰近身之衣也時建已白首矣世稱建純孝而已以傳攷之其奏事上前即有可言屏人切諫至廷見如不能言其事君之際又如此惜其不居大位也侯於親在事之竭力親歿慕之終身語及父兄弟下款歎所謂家法孝謹不言而躬行者歟願其立朝袞補久使之進而移忠於君所謂入則切諫出則如不能言者歟昔陸放翁絕筆宗子書云但知勤孝謹事事鑿恬侯恬侯者建弟慶也仕至丞相醇謹而已言議風昔似不逮兄烏乎陸公欲其子為慶修

靖公乃欲其子為建其家法又嚴於陸公矣建叔勉之

達卿姪字說

達卿姪初名桂字千里有聲場屋主司具眼者常摸索得之人謂必唾手取世科還家適矣年甫強仕忽厭舉子業買山築室於壽溪之上以栽花移竹行吟望釣為樂自更名求志而字達卿或曰君之名慕若箕頴有志於獨善者君之字又若慕禹稷未忘於兼善者何哉余曰達有二義昔子張以在家必聞在邦必聞為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然則凡世之崇飾名

譽迨取顯美直子張之所謂聞必沈酣義理涕吐榮
利然後庶幾於夫子之所謂達歟余間達卿方且為
四書闡新義以輔先儒之說茲事體大非博學詳說
真知實踐未易為抑余聞之學者以不阿世為難隱
者以不改操為難祝欽明舍五經而舞八風廬藏用
起處士而隨駕常秩閣春秋而譽新法豈非學者歟
隱者歟或疑達卿未忘兼善者要為愛達卿也達卿
矍然起拜曰敢不書紳銘坐以從祝規然前云茲事
體大請閱其目余曰辭達而已矣作文體要也下學
而上達作聖功夫也子其勉旃

方郎居之

竹溪翁為吾家方郎廣翁居之作字說高矣美矣然
義理無窮余請為竹溪作義疏可乎按孟氏居移氣
養移體之論特借齊王之子以啓發學者當與今為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而為之一章並觀自古聖賢居
窮處約而當時後世宗師之者以其道之巍巍非以
其居之潭潭也不以道而以居則四代禮樂非陋巷
所能容而百官宗廟亦不在魯東家矣夫士之大節
曰居曰行而已申申天天其氣象也戰戰兢兢其操
也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其踐履也凡所以居

之也居之安則推而行之如乘安車駟馬徐驅於九軌之塗大風有隧勿迷也終南捷徑勿由也居之方富春秋力學而強為善知及之仁又能守之可以負荷此名字而無愧矣

方郎立道

方郎與柳誠懸同名若慕蘭者余字之曰唐卿君曰非吾志也改字立道請余作字說余問其旨君曰聖人云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適道而後能立能立而後能權以權為聖人之極致非也易曰巽以行權巽之義為謙為順惟聖人能之未至

於聖而以謙順制行恐知柔而不知剛能通而不能
介矣字者所以矯其質之偏吾將書紳而佩章焉余
曰君言有味吾試演而伸之其大者如周公誅管叔
季友酖叔牙孔明取劉璋權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得天下不為道也彼一聖二賢千載而下有慙德矣
其次若雄為莽大夫或為操謀主約為梁佐命權也
不立惡人之朝不踐二姓之廷道也彼三子萬代遺
臭矣又其次蔡邕懷卓私遇却趙預溫逆謀宗元為
任文死交其始豈不借反經合權之說以自文其終
何如哉君名權而字道佩父祖義方之訓發聖賢書

外之蘊吾之畏友也或日子謂惟聖人能謙順也
余曰見南子欲從公山不擾之召必仲尼而後可若
未至於仲尼則子路之不悅者為正不易之論也誠
懸大節如筆諫之類真廊廟之言徒以和殿閣微涼
之句欠規諷為坡公所貶君與之名同而字異它日
所就豈與誠懸若是班乎吾意君之卓爾有立者如
中流砥柱之立巽以行權者非九二床下之巽矣

黃有容

詩人黃君寬夫求字於余余曰君詩律精妙有王
邢居實氣骨然其吟太苦思太深胚樸惜不甚太古

今詩人如麻粟惟唐李杜本朝歐梅半山玉局南渡
放翁誠至號為大家數蓋語意深淺規模濶狹士終
身之通塞榮悴繫焉詩云乎哉郊云出門即有碍誰
謂天地寬島云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嗟乎碍塞
郊島者誰歎二子自碍塞之爾前輩論李杜云與元
氣侔又云橫破六合力敵造化於歐梅云自從二子
死天地取雷聲至半山玉局何止平生三寸篇哉楊
陸三老放翁萬首誠至亦數千未有繼者此諸老先
生耳目口鼻與人同而氣魄力量與人異以其大足
以容之也君假以年持滿而發盈科而進可以追攀

諸老豈若晚唐蛩蝻蟬噪者之為哉余將求君續稿而觀焉君進而未止者不惟社友將避君三舍雖老夫亦當放子一頭矣中庸曰寬柔溫裕足以有容敬字君曰有容君其勉之

心泉

初君行山間得泉一泓愛之有會於心即其所結菴扁曰心泉曰渴飲泉飢讀書終吾身於此矣余久絕還往斷知聞未知有君君顧知有餘數寄聲求余語題泉上余笑曰甚哉君之緩而不切也君復貽書陳詩介徐友懋切以請益勤余非君安知君之心然即

泉名以求其義盖有可得而言者夫泉至清撓之則
濁心至虛至明泊之則昏善疏泉者必澄其源否則
末流之弊河汙濟矣善治心者必端其本否則毫厘
之差舜為跖矣以此復君可乎君請其序余曰蒙之
象曰山中出泉蒙謂存養此心也孟子曰泉之始達
謂克廣此心也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存養克
廣者然也此其序也君既厭銅臭而慕瓢飲捨塵居
而即巖棲以心體泉以泉洗心於游息之間備仁智
之事雖聖賢復起必不麾之門廬之外矣因次其語
為君勉

謚議

侍講朱公覆謚議

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字一足矣。奚復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子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末，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間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

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
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
道粲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
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
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泊其說讀書初貫穿百
氏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
原心於秒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
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純矣哉孟氏以來可槩矣見
公中科第時猶少也薄游徑行閉門潛思朝廷每以
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在經